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六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顧開雍偉南參閱

胡少保奏疏

疏　　　　　　　　　　　　胡宗憲

題爲黠虜近邊甘言求貢事（薦用本兵）

據宣府西路叅將趙臣手本開稱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卯時分據境門臺夜不收郭志保等䝉

見境外地名鞍橋梁、達賊一十餘騎前來、離邊約遠二里、本臺隨舉號令、其賊驟馬前來、到於本臺東空墻下站立、內有一賊漢語叫說、我是俺荅差來通事、下此文書、與你大那顏、要求進貢、或准不准、我到十二月初十日再來見話等語、說罷射箭一枝、各賊復回舊路去訖、當有巡墻伏空家丁通事劉世良保等、收獲其箭、上縛達書一紙等因到職、擬合通行、爲此合用手本前去、煩請施行等因據此、臣惟外夷進貢、例以小事大之常、然非有所懲則必有所慕、通道

九夷罔以大字小之義然非念其款塞之誠則必原其作過之小今照俺荅等貢悖逆　天道包藏禍心連歲搶掠邊疆今秋侵犯幾輔雖賴　皇上天威震蕩旋即退遁然未遭大衂以攝其心是彼未有所懲也虜欲求貢不過貪漢財物邇來搶擄豈大蔚鎮子女金帛俱各滿載其利厚矣（無故求款與隆慶間不同）是彼未有所慕也賊既無所懲又無所慕是其款塞果出於誠乎荼毒生靈慘不忍言震驚畿甸侮亦已甚是其作過可謂之小乎今一旦求通請貢無非陰蓄異謀緩我兵師試我

虛實弛我防範爾若實許之是彼以兵行成而我以戰爲諱矣其可乎古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堂堂 天朝當有四海視彼小夷何啻萬倍況我 皇上神武超世遠繼 祖宗適値中興迂衡之運天人協應之時 廟算一施醜虜破膽矣區區俺荅何足患乎除臣會同撫鎮等衙門通行兩鎮各該大小將領厲兵秣馬嚴明烽燧以俟戰守外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邊方緊急夷情乞 勑該部會同文武大臣從長計議如欲大舉必先間諜或外施羈縻之術以

探其情內修攻戰之實以俟其便動於九天之上使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之一奇善用兵者所不廢昔漢高祖以酈食其啗秦將而大破秦兵唐太宗以唐儉爲奴間而卒擒頡利用此道也其於應調兵馬合用錢粮早爲區處併通行內外各該關隘處所比常十分嚴加隄備以防不測之虞則兵威可振虜患可弭矣

食其奴而儉止亦命也

一重本兵以愼樞機職惟今之兵部尚書即周之大司馬宋之樞密使所以統六師平邦國安中夏攘外

夷者也況今日北虜方殷南夷未靖度勢揆時責任尤重是非有通變之才有清修之操權衡藻鑑之精踐歷諳練之久未足以當是任也職伏覩兵部尚書某徒有清修之操素乏通變之才志雖切於分猷謀實疎於料敵是以徒恃薊州撫鎮虛誕矜誇之言為可憑而不思某某之預報虜情為足信遂使虜馬突至倉遑無備上廑 君父之宵旰下致生靈之塗炭誤國殃民罪何可委即今虜志旣驕勢必復來天下事豈堪迂儒再破壞哉伏乞早賜罷斥以謝天下可

也但本兵之任不可久缺職思原任兵部尚書今起用某先服僚於南荒繼總督乎北塞虜情備諳戎務周知若使復任本兵必能有所裨益但　成命已出反汗若難然勢有輕重事有緩急以宣大比諸邊則宣大急以畿輔比宣大則畿輔急以總督方諸臣則總督重以本兵方總督則本兵重計日下某起程已久當抵近郊伏乞　陛下勅下兵部即差一官速之早來授以本兵資之戎計彼其者感　陛下非常之遇竭忠盡節以圖報稱職敢保其必然矣但宣大重

鎮京師北門、總督之任、亦難其代、然觀侍郎某、暫理戎機綽有條理、若更　賜勅書委以久任、亦無不可、但此官兼總四鎮、邊制實難、即不幸有馬謖任福輩、臨機違錯、雖諸葛亮韓琦之賢、亦不能保其不敗、若寬其小過、責以大成、宜無不感激而效忠矣、再照職方郎中、官主詰戎、職專任將、裁决雖出於堂官、草創實用於司屬、苟非其人、爲厲不細、如見任職方郎中某操守有餘、執泥太甚、力小任重、遂致覆餗、職訪得原任禮部員外郎今謫官某、生長邊方、通曉戎務、况

其懲創已久，經練愈深，若擢任以職方，必能無負厥職。臣言至此，並不知　朝廷用人自有定見，但今緊急之際，艱難之秋，恐授任之間，稍有不勝，則誤事不淺。蓋人才難得亦難知，或以迂緩而釣持重之譽，或以浮誇而負才名之望，是非驗之以行事，試之以諸難，雖唐堯之聖，亦不能不失於伯鯀，故職寧受出位言事之辜，不欲使　朝廷復任誤事之臣也。伏乞

聖明留神採擇。

為議處緊急海寇以救生靈以安根本事疏 議處兵部

臣等切惟南都乃　祖宗根本之地。吳越爲天下財賦之源。　國初建都金陵。蓋倚兩浙爲左輔。維揚據淮海實爲畿甸之北藩。均屬要區。尤宜慎守。臣等昨覩漕運都御史鄭曉、直隸浙江等處巡按御史孫愼、趙炳然等題、俱爲緊急倭寇事、内節開通泰蘇松嘉興等處地方、俱被倭賊攻圍刼掠、生靈受害極其慘酷、其祭將盧鏜俞大猷等、俱與賊戰敗、僅以身免、則其所言、則地方危急、士氣銷沮、亦已甚矣、况維揚蘇浙與南都密邇、信宿可至。及今不爲之處、則將來

之患。可勝言乎。夫用兵之道任將爲急。然人才難得亦難知。古稱百戰而名將出。今承平日久。武事廢弛。宜名將之難得。即目前所見。如俞大猷。盧鏜者。亦極一時之選。武弁之巨擘也。然近有此敗者。亦以未經懲創之過耳。昔秦孟明有崤函之敗。而卒收破晉之功。諸葛亮有街亭之悔。而終折仲達之氣。此二子者曠世之雄。然亦必待道蹶而後得便。况於今之爲將者乎。臣等以爲盧鏜等。仍當假以原職。重以事權。畧其前愆。責以後效。彼既感再生之恩。必當效百效之

報同心戮力自能成功若以一事之失遽爾更置非

係惜名將用兵第一義

惟有臨敵易將之嫌亦恐一時無有出其右者昨御史趙炳然亦言緊急用人勢甚難已炳然親臨其事目擊其人未必無見伏惟　皇上留神採納是亦使功不如使過之意也然有能之將亦必藉可用之兵今浙中所恃者漳處之兵吳中所恃者徐邳之兵皆新遭喪敗氣難驟振臣等以爲地方既受非常之禍亦當大破尋常之格必南調各省土兵爲浙中蘇松之援北募各處民兵爲淮揚通泰之援其水戰兵船

仍多取於滇泉。令勢併力，水陸夾攻，俾大遭挫衄，則外夷絕窺伺之念，幾甸有磐石之安。此一勞而永逸之道也。夫欲足兵，尤先足食，今 國家財用耗於槃廢，庫藏空虛，措置實難，苟非暫爲權宜之術，則無以救燃眉之急。臣等愚見，欲將各省并直隸府分未曾

此時江南全盛，官民皆有餘積，故集事稍易，後來以趙司空之貪，聞制使之

被兵去處，或取自官庫，或暫借歲派，各分定錢粮數

汝而卒成厥功者，物力足供也。

目，及應接濟地方，立限解送，以供軍儲。其各處所調人馬行粮，徑令本省動支倉庫錢粮，照數給付。若各處解銀未到，粮餉一時無措，許令各該撫按官榜示

宮室諭以禍福利害各令量出資財以助軍需彼中士民達理者衆其於身家輕重利害多寡之較籌之亦熟必不以為厲已也或者謂勸借民間反致騷擾殊不知此寇不除則地方之患無已身家且不能保又何有於貲財乎是猶覆舟者不思身命之重而惟憂囊橐之溺也惑亦甚矣故斷大事者惟計利害之大較不眩於目前之是非也臣等又惟近日諸將徃徃敗事固由於怯懦寡謀然亦事權太輕威令不行之所致昔孫武斬宮嬪穰苴誅莊賈非好殺也所以

立威示信。而成節制之兵也。夫兵凶戰危。苟無大賞罰以鼓舞之使之知有進死之榮。無退生之辱。則人亦孰肯自甘必死。以蹈危地哉。故命將而不假以生殺之權。而欲責其成功。是猶治河者盡去隄防。而欲免橫流之患。無是理也。今海賊濟水焚舟。為久住之計。此其志當不止於流劫而已。而我猶踏故襲常。欲以驕惰玩愒之卒。當彼銳氣方張之寇。其不敵宜矣。故欲責其決勝必須假以重權臨陣之際。俱得以軍法從事。則庶乎士卒畏我而不畏敵。允為節制之兵。

投之所向。無不如意矣。然兵法又曰。恩未敷而遽加之以威。則不服。今各處所調士卒。皆烏合之衆。應募而來。非素隸尺籍者。若非先懸重賞。何以壓服其心。即今沿海賞格。雖曾更定。然比之各邊。猶爲差薄。臣後來賞格遂同北虜等以爲今後斬獲首功。必須破格陞賞。則非惟作將士之氣。亦可免意外之虞矣。再照軍情重務。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今南京浙江相去 京師三千餘里。若彼中一切事機。必待奏覆而後敢行。爲本兵者。亦待彼具奏。然後議處。文移往返。動經旬月。彼此觀望。坐

失機宜禍變未弭良用於此所等欲乞　皇上勅下南京兵部及浙江等處提督衙門今後但有地方緊急事情應該便宜處置者一面先行處置一面具本奏聞仍　勅兵部務炳幾先毋蹈後時凡有應行事宜揆之理勢在所必然者彼中雖未及奏俱要預為酌處逐一題請施行則南北協謀中外同心機會不坐失勝算可以先定矣

本兵若此使在外者有所得心應手之妙

為議添將官以備戰守以保地方事疏 添設參將

據分守浙西參政謝少南分巡浙西僉事李廷松呈

稱竊惟海寇猖獗邇來尤甚杭城係省會重地所貴强幹之謀宜預爲不可犯之勢以陰折其欲犯之心隱然爲兩浙之望而東西倚重卒然有警亦可恃以無恐乃上無統馭之將下無應敵之兵相習偷安而不知幸之不可常恃也據今險要東南邊江徑逼大海東北直塘接連金山三面受敵而使爲全無策羣醜窺視安能逆料萬一擁衆乘虛全浙之大勢危矣此添將練兵不可不汲汲於議處也且浙東之參將遠在寧波等處寔與省城勢不相及雖浙西近設參

將杭城亦其分地。然時勢有緩急。利害有重輕。往年之海寇。來去有期。而在我之備禦。操縱有時。今乃盤踞深淘等港。動以萬計。而嘉興一帶。一夕不得安枕。雖使將官專彼經畧。尚不能支持。而必欲其兼攝。不惟力不能周。而法亦難以責備也。況嚴州淳安等縣礦徒嘯聚。出沒無常。雖一時爲患未深。而不早爲撲滅。俟其燎原而後徐圖之。討亦晚矣。合無俯念地方速爲題請。添設叅將一員。專在杭城住劄。分守杭嚴幷所屬地方。凡軍衛有司軍民水陸等兵。悉令統理。

操練專備海寇并礦徒諸盜一應防勦事宜聽其從
長計處務期保障一方其先設叅將仍分守嘉湖二
府并所屬地方庶責任專而事權一彼此聯絡互為
聲援賊雖紛至沓來而各有綜理自不至于周章旁
午矣候事勢寧日次第題請裁革是亦一時救急之
權不獨安內捍外而居重馭輕亦事體之不容已也
等因到臣該臣會同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議照重
內所以捍外強幹所以固枝杭州府城係省會重地
襟江帶海舟楫之所湊泊財貨百物之所聚集人民

浩繁而多脆弱商賈襍亂而無統紀爲賊所易視而垂涎亦久矣則其重内强幹之策在今日誠不可緩者但往因兩浙有警各議添設叅將一員浙西叅將分守杭嘉湖地方往來調度其綜理似亦周密矣然時有緩急勢有難易往歲倭賊侵犯必乘風汛其數多不滿千近日賊衆俱盤踞于嘉興隣境動以萬計分番侵擾浙西叅將專守嘉善平湖尚且支持不前恐無餘力可及他處若賊由陸路則自乍浦海寗不三日可抵北關賊由海道則自鱉子門登岸去省城

不過十數里。瞬息可到。況嚴州地方。又有礦徒嘯聚倘窺我空虛。乘機竊發。則腹心之患。尤當預防。臣等愚見以為浙江省城（今杭城未嘗[illegible]懦而怯敵驕而藉擇耳）委宜添設參將一員。挑選民兵一枝及杭嚴水陸官兵俱令統領居中調度以固根本。如遇寧紹嘉湖有警。亦令往來策應而浙西參將專守嘉湖以遏賊衝若果賊勢重大。一路不支則二路之兵。併力應援。相為犄角。使氣勢聯絡聲響相聞無顧此失彼之虞。有首尾夾攻之便。內可消患于未形外可禦侮于方熾揆之事勢。似為合宜伏乞　皇

上軫念浙江省城爲東南重地、勅下該部、再加詳議、早賜施行。其分守杭嘉湖叅將原領勅書、另請換給。以便行事。則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爲海賊突入腹裡題參各官疏　叅劾失律

竊惟我祖宗開創之初、深慮倭夷爲患。加意海防建設衛所、戰艦鱗次、烽堠星羅、領哨有出海之把總、備倭有總督之都司。法不可謂不密矣。邇因承平日久、海防漸弛、軍伍空虚、戰艦損壞、以致海賊倭奴、乘我無備、互相扇搆、犯邊得志、漸侵内地、賴我皇上

赫然震怒期殲小醜俯從諸臣所請悉復　祖宗之舊又創立提督撫臣以兼總工省復添設領兵參將以分守兩浙而嘉湖等處又專　勅憲臣一員以整飭兵備　神謨聖筭曲盡不遺廓清海隅計無出此柰何領兵諸臣才非統馭識昧韜鈐平居則法紀盡廢臨敵則號令不行十羊九牧力旣分於將多此是彼非心又乏乎共濟或見餌而貪功則競進而不讓或遇伏而戰敗則觀望而不救分合無方進退無紀名爲用兵實同兒戲以致屢蹈覆轍大損軍威夷心

益生而民患日甚也臣請詳述失事之由為我　皇
上陳之夫善禦盜者不鬬力於庭中善拒敵者必遏
截於境上方賊之始入也指揮陳光祖把總孫敖擁
兵而不能阻遏部領處兵指揮樂塤歛兵而不敢出
戰則皆以賊衆兵寡為詞而領兵僉事羅拱辰又以
赴省會議為解此猶可恕也及後提督都御史李天
寵督同帶管海道副使陳應魁參將俞大猷都指揮
劉恩至帶領水陸官兵俱抵嘉興而羅拱辰兵亦來
會此時我兵不下三千餘名李天寵隨即督發俞大

猷劉恩至羅拱辰等各領所部官兵併力追剿而以副使陳宗夔陳應魁隨營監督水陸並進刻期夾攻此未爲失策也使俞大猷劉恩至等果能遵奉方畧協力仝心勢可以戰則合縱以摧其鋒機未可乘則犄角以伺其便是雖未能遽收平賊之功亦豈遂至有喪師之辱奈何諸臣自分爾我各懷意見知分兵而不知合兵求滅賊而不能料賊劉恩至之直前奮戰可謂敢勇矣然謀貴萬全今不與俞大猷約會而孤軍迎敵此輕爲而至于敗也俞大猷之且行且守

可謂持重矣。然兵貴神速。今不與劉恩至刻期而並道待敵。此重發而喪其功也。要之專功之心勝。而分兵之說起。則劉恩至爲之倡。而陳宗夔實附和之。忿懟之念生。而應援之志惰。則俞大猷爲之倡。而陳應魁雖拱辰實附和之。遂至弟子輿尸。生靈塗炭。賊旣長驅而來。又復滿載而返。豈不深可憾哉。臣所謂十羊九牧而力分于將多。此是彼非而心乏乎共濟者。非無所據也。及賊之繼犯也。劉恩至署管參將事務防守嘉善地方。部下水兵則有把總孫敖百戸鄭達

所領蒼山等兵七百餘名陸兵則有百戶賴榮華省祭黃應徵所領福廣等兵八百餘名二項之兵皆精選可用而賴兵尤號梟雄爲劉恩至者若果養威持重堅壁守要使賊欲挑戰而不能欲深入而不敢以俟總督軍門調兵四集果有勝算然後擊之則可以收萬全之效免再敗之辱矣若以爲福兵恃勇决戰（兵法一夫不勝其怒欲先出戰則戰士之既不能使勇者之不進又安能使怯者之不退乎）必不可制也亦當預爲哨探急爲救援則賴榮華可以無死縣治可以不焚矣計不出此乃聽賴榮華之獨進而不能制任孫敖之獨退而不能止使猛將精

兵效于鋒鏑公署民房半爲煨燼豈不深可痛哉臣所謂貪功則競進而不讓戰敗則觀望而不救者非無所據也即此二端則諸臣之罪亦不能自掩矣參照署都指揮僉事劉恩至挾私自用輕率寡謀窯墩失律杭兵半被殘傷嘉善潰師縣治亦爲煨燼覆車罔戒隆棟奚堪此一臣者罪當首論者也參將俞大猷副使陳應魁僉事羅拱辰分兵阻截內地雖賴以安全迂道徘徊形跡終涉于忿懟兵備副使陳宗夔輕聽分兵之言遂失同舟之義惟窯墩之一潰致嘉

善之再侵此四臣者罪當次論而俞大猷則屢立奇績陳應魁則暫委監軍師本遠來地非專轄情有可原者也嘉興府知府劉愨力不副志事與心違封疆久失隄防郡邑屢遭殘破把總指揮孫敖東柵是守而望風奔逃痛兵被圍而束手觀望節制雖出於主將怯懦寔出乎中情嘉善縣知縣鄧植百事無能一籌莫展寇至則先民而去寇退則厚顏而歸雖無城（嘉善尚未建城）郭之防難免殘破之罪此三臣者均當併究而劉愨則悉心幹濟久效勤勞竭力支吾至忘寢食情似可

怨者也、提督軍務巡撫都御史李天寵身膺閫寄手握兵符、任不可謂不專、權不可謂不重、夫何節制竟違、於將校機會遂失於斯須、挫屢勝之威、隳垂成之績、雖違令之罪在將官、而本官職專督戎、亦難辭責、但其指授方畧、俱有條理、籌畫軍務、備極焦勞、浙東之賊已擒、浙西之寇已退、即今會兵進勦、尚賴竭力驅馳、所當宥其前愆責以後効者也。再照陣亡百戶賴榮華、率兵應募、果敢當先、禦方張之寇而不避艱危、奮追逐之勇而甘心効死、可謂盡忠 國事所宜

厚加褒恤以示激勸者也以上諸臣皆賞罰之所當
先故敢預爲敷陳

題爲獻愚忠以圖安攘事疏 省諭倭酋

臣聞濬流以止溢者莫若塞其源揚湯以止沸者不如去其薪邇年蘇松兩浙連遭倭患舊賊未及除而新者繼至脅從未及招而附者接踵廣調客兵而覆敗相仍糜費錢粮而地方無補若此者其故何哉臣嘗早夜思之蓋以謀事者徒知揚湯浚流之爲務而去薪塞源之道或者未之講也臣自入浙以來即周

諮博訪頗得其概其于軍伍之事戰守之方凡督撫諸臣所得爲者臣皆一一與之計議亦旣見諸施行矣至若事情重大非臣子所得專擅而寔爲去薪塞源之道者臣敢昧死爲　皇上陳之臣節據寧波府呈該市舶提舉司并定海縣各開申倭夷貢期定例十年一次自嘉靖二十八年貢畢回國扣該三十八年及期但原使係二十五年彼中發舟恐其仍以起行年分爲主則三十四年適當其時萬一指此爲名突至定海夷情叵測眞僞難辨若不預先計處恐臨

期詷度、未免周章、等因到臣、巳經批行三司海道等官會議去後、節據右布政使等官李綸等、議稱仰惟我　國家之禦外夷、恩威迭施、仁義並用、雖以倭奴兇狡、亦許十年一貢、不阻其向化之心者、所以撫之以仁、而溥其恩于無外、然必以十年爲期、及不許人船過多、使不至于爲患內境者、所以裁之以義、而蓄其威于不測、制御夷狄之道、諒無出于二端、節經題奉　欽依、所當祇承無失、合無候呈詳允日、備行寧波府衛市舶提舉司、并定海縣等衙門各掌印官、督

率哨守官軍候來年風順之時如有日本夷船到彼納貢雖驗有真正表文勘合原自二十八年入貢之後至今未及十年合行遵照題　准事例徑自省諭阻令回國不許容令進港仍將禮部原發公文給付來使齎回該國知會仍令通事人等親詣夷舟諭以題奉　欽依限制已定務須遵守所貴委曲開導使其心服不得徑情直率致拂夷心及嚴禁地方人等不許私相貿易致惹事端其分守浙東參將一聞夷船到洋仍須提兵不露于要津所在屯劄防禦以戒

不虞其論遣夷舟還國之時應否量行給與薪米下程使遠來之夷得一醉飽而去該府仍查訪舊規施行然職等于此又有一得之愚欲為今日濟時之畧敢併畢伸其說浙江地方連年以來苦被倭患至其入犯之夷恐皆窮嶼絕島鼠竊狗偷之類在彼國王知與不知固有非我之所能料者前此謀議之士嘗欲捐銀萬兩募人出海通諭日本國王使其鈐束倭夷不使侵擾我境雖未見諸施行亦可採為一策況今乘此機會正可施吾導化之術倘若來春果有前

船入港。一面諭以貢期未及依例阻回。一面責令通曉譯語人員責以華夷大分。仍備述　朝廷威德光被異域初無負於爾邦而倭奴連年敢行倡亂在彼國不能無罪直書大意移諭日本國王倘于半年之間能將內犯倭夷立法鈐制號召還國不為我患即見彼國效順之誠在　朝廷自有旌勞之典雖使貢期未及亦必預為轉奏兼請　朝廷重加獎賞以彰中國懷遠之義以嘉遠方效順之誠如或不能鈐服倭夷即是陽為入貢陰蓄異謀仍照禁例徑自阻絕

如此則不惟可以逆折其非禮邀求之志亦可以成吾招携伐叛之謀此蓋例外之意通變之權揆之大義似亦無爽等因到臣又據巡視海道副使劉起宗呈稱本道遁巡定海據監生生員徐應宿李賢等連名揭呈并諸官吏士民衆口同詞僉謂倭奴素爲稱臣納款之番服非夷虜逆賊之比但其散處別島之夷背其君長之令肆爲鼠竊之謀亦由沿海奸民互爲番舶之市漸滋勾引之釁以釀成禍害至此誠望遣人省諭彼國酋長俾令感畏威德遏絶冦盜庶幾

可塞其源雖與情懇切第業已議止疏案具存似難再舉但當時議者欲請詔諭彼國係干　聖旨未可輕易今日士民同詞欲行浙福二省以有司之意遣人省諭以伸國威祗欲題知使有司得以開誠展布耳其於尊重國體通達民情寔爲兩便等因亦續到臣臣惟時有常變事有經權往歲海邦寧靖軍聲振揚或遇非期入貢即可徑直阻回今連歲興師軍民俱困見在窮寇尚難支吾若更起釁端患寔叵測不得不宛轉省諭俾其樂從宣揚威德使之感悟蓋於

處之之中而寓化之之意揆之大義委未有乖則李綸等之議或亦可行者也至于栢林等處之賊名雖倭夷而沿海奸民寔居其半竊意此賊恐多各島小夷必非大舉入寇及譯審生擒倭賊助四郎等亦稱彼國荒旱私出買賣國主不知則與諸士民所呈稟者亦畧相同若我遣人詰問其酋知之未必不愕然驚懼急收捕而請罪更獻馘以自贖也但往時議者欲請　詔諭則恐犬羊無知萬一少梗有傷威重今惟以有司之意遣人詰問名正言順使彼從之固於

胡少保行兵專在用間後來收徐汪二賊亦以此

國家御夷狄通講可用督府之令而不可煩朝廷之旨者

朝廷不知也者而後從違無損焉然人臣苟不先為啓知則范希文移

有司之責也。海防非能免。否故曰。
海防有益如其不從亦於
有。倉。元。關。君必謂之。今
國體無損則劉起宗之
世綱紀督矣。
見或亦可行者也。不然則見在之倭寇有限。未來之
倭夷無窮。見在者縱能撲滅。未來者何可勝誅。是不
猶濬流以止溢。而不思塞其源者乎。夫是說也。人皆
知之。但以關係夷情事體重大。非封疆之臣所得專。
若不早為題請取自
亦今小有變。邊延臣必加以激夷之罪矣。
上裁。萬一夷情叵測。事變非
常。廟堂之上。未有定論。則有司何所遵守。臨期具
奏。動經旬月。坐失事機。悔將何及。此臣所以不得不
預陳于
君父之前。以俟裁定而早為之計也。夫外

攘之策固所當急而內安之圖尤所當先臣竊觀諸臣建議但以招撫脅從爲言此固散其黨孤其勢之良圖也然近日督撫諸臣亦嘗布招徠之文懸歸正之賞矣而卒無一人應者而我民之變而爲盜叛而從賊者日益衆此其故何也推而求之其說有二一以被虜之民其首既髡官軍但獲此輩不以爲從賊則以爲奸細而主將方且利之以爲首功而兼掩其失事之罪又安望與之昭雪也乎是以此輩一被污染皆絕歸正之念而堅從逆之心寧九死而不悔也

一以兩浙三吳之地。自用兵以來。連歲荒旱。民多艱食而軍需百務。皆取足焉。老師費財。賊勢益盛。流突之處蕩然一空。强壯散之四方。老羸轉乎溝壑。蓄積煨燼。生理蕭條。而倉庫又復空虛。有司莫能賑恤。兼以去冬。加派段疋工料等項銀兩。大約不下二十餘萬計。而戶工二部。又復查催節年之逋負。俱欲取盈于一歲。此皆往時之所無者。臣既領　敕督催。只得嚴行司府有司奉承惟謹。敢云拙于催科而軍門之加僉民兵。召募處卒。提編徭役。修築城堡。又皆事勢

之不容已者。凡此經費，雖一木一石，一米一錢，皆生民膏脂，非由鬼輸神運而得之者也。夫中人之家，百金之產，一邑之中，能有幾何，而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重困之以征徭，搜括之以勸借，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是有司者乃爲倭賊敺民，而又何怪乎民之從賊也耶，是不猶揚湯以止沸，而不知去其薪者乎。臣恐日復一日，民益困迫，必將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而甘爲飽叛之計，外寇未已，內變將生，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臣待罪地方，目擊時事，大爲寒心，伏乞

陛下念東南之重地憫生民之困苦 勑下該部將
加派本省段疋等項。一一查議除緊等 上用者臣
一面嚴督依限織解外其餘姑照蘇松事例暫寬期
限其節年拖欠錢糧暫且停徵及以後再有加派一
應錢糧暫派別省稍俟年豐寇息陸續徵解照常出
辦如此則寬一分而民受一分之賜東南之民皆知
我 皇上留神遐壤加志窮民莫不易怨讟為謳歌
化頑梗為訢合瞬息之頃可使革心而又嚴殺降之
禁開自新之路則人孰不嚮風慕義各懷鄉土之思

良民不戒而自孚。務從不招而自來矣。以上二端，非愚臣一人之見，實攄諸衆論之同，倘若見諸施行，或亦安攘之一策也。

題爲督撫大臣玩寇殃民，懇乞究治事疏（論劾督撫，時餘皆以給不布功擢按察予問而劾之）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十七日，據金山等處地方備倭浙江都指揮僉事劉恩至報，據鄉兵百長吳選等報，十六日前去漴缺一帶哨探，見柘林賊船二三百隻出洋開行，隨獲被擄逃回楊淮陳第六余氏，各執稱倭賊于本日早見有西風，一齊歡呼，搬包下船，百餘

隻即開長行有一百餘隻亦駕出活水新到并無包
倭賊約有萬餘計稱畧待傷者平復齊赴杭州搶掠
又據統領兵船協哨乍浦等處指揮張谷李希賢周
易等報十七日賊船出海職等即會齊福船各兵向
賊追赶攻戰百餘合賊船被傷過半戳死傷溺者不
計其數攻毀倭船四隻其餘賊船俱往下八山深水
洋去訖二十日據把總指揮丁僅守禦乍浦二所指
揮姚泓等并嘉興府平湖縣各報金山流來倭賊一
蹤約有數千午時齊至乍浦城外西海口潮退被賊

燒燬閣淺兵船數多將兵追散仍攻本所西南二門官兵亂用矢石銃砲打傷數賊未時退西二十一日據海塩縣報乍浦流來倭賊數千逓至本縣入團地方離縣不啻十里二十二日又據該縣報前賊俱至城下勢甚危急等因各報到臣卷查先該臣題為懇乞聖明申勅督撫諸臣乘勝搗巢永除海患事内節該臣題稱柘林賊巢尚遺黨類今欲乘此破竹之勢大收掃穴之功務期殄滅俾無遺類庶遠夷知警禍根可除而地方永保無虞矣若當事諸臣狃於一

勝而有驕心，若於百戰而萌怠意，則是養虎遺患不忠之甚者也。除具題外，臣又面語總督都御史張經，謂出刼之賊皆係梟勍，今既悉被擒斬，巢賊聞之必皆破膽，因其恐懼而攻之，勢當必尅，乘此兵威以剿零賊，如摧枯拉朽耳。但永保二司兵相爲倚附，不可分營，令其暫屯乍浦，休養二三日，修整器具，由金山海塘而進，其瓦氏兵久住金山，向無寸功，其心已灰，宜調至閔行黃浦，與遊擊鄒繼芳兵合爲一營，使之志氣一新，勉圖報效，乍浦金山水兵皆治戰艦，整火

器以待約定進兵日期狼兵攻其東苗兵攻其西海洋兵船截其遁歸之路如此則賊雖未能盡行擒滅巢穴决可蕩平且使餘賊之在海島者亦將聞風遠遁不敢復來否則相持日久彼知虛實新賊若至勢難敵矣時工部侍郎趙文華等皆在坐僉以臣言爲是張經時亦樂從二宣慰及瓦氏聞之亦皆踴躍奮厲咸願一戰以立奇勳不意本官復聽細人之言甫至次日即變其說然猶未甚矛盾也及賊計令數百小醜潛渡黃浦徑趨蘇州揚言欲犯南京此正其詭

計務謀欲牽制我大兵而阻撓搗巢之舉直隸當事諸臣以士兵萬餘不能堵截危言險語以挾張經張經不能主持遂分永順兵以救蘇州至使二枝之兵東奔西走日夜不息舉皆疲困遂俱敗衂賊知墮其計中撫掌歡呼開船出巢然原船尚少不能過洋偶有新賊萬餘方到賊遂留下被傷零賊爲新賊之嚮導買舟長往水兵把總周易等截於海上止擒斬倭賊六十九名顆餘俱滿載而歸其新賊即日登岸攻圍乍浦直趨海鹽聲犯杭城我之精兵猛將盡在蘇

州莫能阻截而杭城之兵又多脆弱若賊徑攻北關則百萬生靈盡爲魚肉矣臣日夜憂惶差人請兵不絕於道至今尚未見發不知張經之見果何謂也參照總督南直隸浙江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張經素負才名近覺乖謬心惑於利害之私而漫無定主志驕於戰勝之後而不聽善言機牀持衡識迷當局致使餘燼復然前功盡棄此一臣者蓋功之首而罪之魁者也再照提督軍務兼巡撫浙江并福興泉漳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天寵性多狐疑才乏揮霍鼓舞無術而將士乖離智力俱窮而戎務廢弛乍浦爲浙西之門戶而守備久踈杭城寔浙省之重地而經界未剛臣雖屢言而不從衆皆叢怨而罔悔訑訑拒人悻悻自好此一臣者誠爲力小任重所當調處者也如蒙 皇上勑下吏兵二部查果臣言不妄乞將張經嚴加戒治李天寵並才調處則東南不勝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何剛慤人　選輯

宋存標子建　參閱

胡少保海防論

論　胡宗憲

廣東要害論　廣東要害

廣東列郡者十。分為三路。西路高雷廉。近占城滿剌

島夷出沒有限水賊流劫無窮

諸番。中路東莞等縣。水賊倭寇不時出沒。東路惠潮

與福建連壤漳船通番之所必經其受海患均也故舊制每歲春汛各澳港皆設戰艦秋盡乃掣回泊水寨至今日則不然倭奴衝突莫甚于中路亦莫便于（東路之便）東路（蓋有接濟之人故也）其次則南頭等處又其次乃及高雷廉三府勢有緩急事有難易分兵設備亦當因之故舊例戰船（汪洋大海百千蜂擁而來二十艘于何處生活）中東二路不過二十艘今則各宜增益而柘林為尤甚蓋柘林去水寨一日之程警報未易猝達寇若乘虛而入柘林危矣無柘林是無水寨也官兵每秋掣班必以柘林為堡控賊咽喉附近大城所軍互為聲

援。庶保無虞焉耳。嘗聞南洋灣鄉夫在于東路。屢勝眞倭。烏艚船子弟兵昔在中路。首擒亞八此皆宜素養者也。編號定甲。更番作息。無事則隨宜農商以養其材。聽用則時使休閒以養其力。有警則預給工食椎牛釃酒以養其氣。恩威相濟。務得其心。有不戰戰必勝矣。雖然亦未也。沿海港口。賊舟何處不可衝入

港口多則防禦便。

斷賊入路策之要也。奸民與賊交通。餽之酒米。餽之衣服。餽之利器。斷賊內交策之要也。海防者不可以不知。

不周旋斷賊入路不關有奇策也

瓊管論　黎防

天下郡邑濱海者有之未有若瓊之四面環海者其東西廣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長山峻嶺坐岐熟三黎錯居其間而五指（五指卽黎母山別名因其上有五峯聳擎插天也週迴定安縣諸處環據其地）腹心盡爲黎據羣崗之中定安尤險郡邑封疆反四面而環列占城暹羅諸番西南外峙東北又與閩浙諸洋相通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勍敵矣廣東處南海之邊而瓊又當其南實南徼之要害也（此雖云濱海而如此布置亦可以備安）國朝設府統州縣十三復設南海衛統內千戶所五外守禦千戶所六各海口咸置烽

堠瞭戍。指揮部軍統轄之。名曰備倭巡捕。巡司散布分列。海寇望幟而知有備。然黎防之制。頊澄臨樂文定諸地。舊置營戍。事久寖弛。元有烱鑑。不可不戒也。近因辛丑之亂。舉兵討平珠崖。駐設參將。事雖大定而險終在黎。未為吾有。議者欲于羅活峝據以重兵此亦老成持重之議遲以歲月。置官兵鎮之。其陵水要區之鄰于崖者。則界以十字路。斷其往來竄伏。更于黎衆民　如感恩者。繕城郭甲兵以衛之。噫。必如是而後為久安之計乎。

廣福人通番當禁論　禁通番

倭奴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接濟奸人耶則刑耳雖無大患要之其害不淺）所內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敢久延濟以貨物然後敢貿易濟以向導然後敢深入海洋之有接濟猶北陲之有奸細也奸細除而後北虜可驅接濟嚴而後倭夷可靖所以稽察之者其在沿海寨司之官乎稽察之說有二其一曰稽其船式蓋 國朝明禁寸板不許下海法固嚴矣然濱海之民以海爲生採捕魚蝦有不得禁者則易以混焉要之雙桅尖底始可通

番各官司于採捕之船定以平底單桅別以記號違者燬之照例問擬則船有定式而接濟無所施矣其二曰稽其裝載蓋有船雖小亦分載出海合之以通

凡單行者每每出[illegible]

番者各官司嚴加盤詰如果採捕之船則計其合帶米水之外有無違禁器物乎其回也魚蝦之外有無販載番貨乎有之即照例問擬則載有定限而接濟

禁令嚴備安漏網吾未如之

無所容矣此須海道嚴行設法如某寨責成某官某

河矣

地責成某哨某處定以某號某澳束以某甲如此而謂通番之不可禁吾未之信也

福洋要害論

三四月東南風汛番船多自粵趨閩而入于海南澚雲蓋寺走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銅山玄鍾等哨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則有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拋于外浯嶼外浯嶼乃五澳地方番人之巢窟也探知虛實伺不敢搗其巢穴附海有浯嶼安邊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仍撥小哨守把要緊港門則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于料羅烏紗料羅烏紗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等候之所儘可乘虛以討彼之但未得的實耳附近有官澚金門等哨守之

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于圍頭峻上。圍頭峻上。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深扈福金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于福興。若趨于福興。計其所經之地。在南日。則有岱墜湄州等處。在小埕。則有海壇連盤等處。在烽火門則有官井流江九澳等處。此賊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泊矣。（自桐山玄鍾等哨）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東北堪擬連珠砲令人應援策戰）船中水米有限。人力易疲。將有不攻而自遯者。況乘其疲而夾力攻之。豈有不勝

者哉。

福洋五寨會哨論　會哨

五寨之設宛如珠聯璧合

烽火門水寨設于福寧州地方以所轄官井沙埕羅浮南北中三哨其後官井洋添設水寨則又以羅江古鎮分爲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有五。

小埕水寨設于福州府連江縣地方以所轄閩安鎮北茭焦山等七巡司爲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寨當會哨者有三。

南日水寨設于興化府莆田縣地方以所轄冲心莆

禧崇武等所司爲三哨。而文滘港哨。則近添設于平海之後。是在南日。當會哨者有四。

浯嶼水寨。設于泉州府同安縣地方。上自圍頭以至南日。下自井尾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有二。

銅山水寨。設于漳州府漳浦縣地方。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大約當會哨者有二。彼此會合循環無端一以備拜迎文

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南日。南日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

由北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南日。南日

會之浯嶼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聯絡勢如常山會捕合併陣如魚麗防禦之法無踰于此

福寧州論

八閩之地二面當海者二漳泉是也一面當海者二福寧是也寇閩要衝晉江之深扈獺窟興化之衝心平海龍谿之海門漳浦之鳥尾南靖之九龍寨淡皆是也然莫有如福寧州之尤險者蓋大地情勢自西北而東南至于福建盡之矣而福寧尤在福建之東

南突出海中如人吐舌然其左爲甌括海居東面其

（收其形勢實爲可虞）

右爲福興海居南面福寧獨當東南北三面之海倭

船入寇必先犯此水寨之設職此之故也舊寨在州

（頗有烽火官井五嶼外衛僅可以支持）

東北五六十里三沙海面永樂初所置抽用福州中左二衛福寧衛大金千戶所軍守之泰嶼羅浮官井洋胥屬焉正統間焦宏倡議風濤難泊徙今松山之下必復舊而後可

廣福浙兵船當會哨論

會哨通番

大海相連地盡有限若分界以守則孤圍受敵勢弱

而危陳緝捕之謀能不有賴于相須乎愚考入番罪犯多係廣福浙三省之人通夥流劫南風汛則勾引晝辨風色夜燒星月海船之長技也夷船由廣東而上達于漳泉蔓延于興福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浙而下達于福寧蔓延于興泉四方無賴又從而接濟之向導之若欲調兵剿捕攻東則竄西攻南則遯北急則潛移外境不能以窮追緩則旋復合䑸有難于卒殄此夷船與草撇船之大勢也又此非實鎖尖爪耳有其作柝箝抴故三船故留有一種奸徒見本處禁嚴勾引外省在福建者則于廣東之高潮等處造船浙江之寧紹等處置貨糾黨

入番。在浙江廣東者。則于福建之漳泉等處造船置貨。糾黨入番。此三省之通弊也。故福建捕之而廣浙不捕不可也。廣浙捕之而福建不捕。亦不可也。必嚴令各官于連界處會哨。如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成千戶所。與廣東之兵會。上則哨至松門千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南澳等處。與銅山之兵會。遇有倭患。互為聲援協謀會捕。賊勢豈有不孤窮。而海患豈有不戢寧者哉。

（立法亦可謂森嚴矣）

浙江四參六總分哨論　禦賊于海

浙海諸山。其界有三。黃牛山馬墓長塗冊子金塘大榭蘭秀劍山雙嶼雙塘六橫韭山塘頭等山。界之上也。灘山滸山洋山馬蹟兩頭洞漁山三姑霍山徐公黃澤大小衢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花腦求芝絡華彈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倭寇必由之道也。海防每值春汛。戰船出海。初哨以三月。二哨以四月。三哨以五月。小陽汛亦慎防之。其南哨也。至鎮下門南麂玉環烏沙門等山。交于閩海而止。其北哨

分列海上諸山如此

也至洋山馬蹟灘滸衢山等處。交于直海而止。陳錢爲浙直分粽之處。則交相會哨。遠探窮搜。復于沈家門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馬墓港列兵船一枝（此汛既去處畢竟參遊駐劄提調兵守禦庶幾）以一指揮領之。舟山駐劄把總兼督水陸賊若流突（無虞總練官兵卒有輕恐難爲力也）中界也。則沈家門馬墓兵船。北截過長塗三姑。而與浙西兵船相爲犄角。南截過普陀青龍洋韭山。而與溫台兵船相爲犄角。賊若流突上界也。總兵官自烈（若參遊不）港督發舟師。北截之于七里嶼覩海洋。而叅將自臨（時親出將士誰敢不用命）山洋。督兵應援。南截之于金塘崎頭洋。而石浦梅山

港兵船爲之應援。是故今日之設險。自內達外有三。會哨于陳錢。分哨于馬跡洋山普陀大衢爲第一重。出沈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也。所患者海氣溟濛。咫尺難辨。風濤鄰忽安危叵測。兼之潮汐有順逆。哨報有難易。奸將往往藉以規避。吾何從而綜覈之哉（規避原是將官從來通弊何處稽查）自海上用師以來擊來賊者僅一二見。而要去賊者。不過文其故縱之愆。識者謂宜以擊來賊之賞。優于追去賊之賞。縱來賊之罰。嚴于縱去賊之罰。風汛時月。正副總兵不拘

警報有無。而親出海洋。嚴督各總。僇力用命。以遏海寇于方來。則何邊鄙不寧之有。

舟山論

舟山設備

信國公湯和經畧海上。區畫周密。獨于舟山似有未妥者。（全盛時便爾作耗。宜乎嘉靖間之兇悖無狀也。）蓋洪武間倭犯中界。犯玉環。犯小獲寨。皆浙東海濱。信國所親見也。其來也自五島開洋。衝冒風濤。困眩精神者數日。至下八陳錢而始少甦。然孤懸外海。曠野瀟條。必更歷數潮。泊普陀烏沙門之類。而後得覘我兵虛實以為進止。若定海之舟山。又非普陀

諸山之比。其地則故縣治也。其中為里者四。為嶴者八十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以食數萬眾。不待取給于外。乃倭寇貢道之所必由。寇至浙洋未有不念此為可巢者。往年被其登據。卒難驅除。可以鑑矣。我太祖神明先見。置昌國于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昌國下應有一衛字）信國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隷象山。止設二所。兵力單弱。雖有沈家門水寨。然舟山地大。四面環海。賊舟無處不可登泊。設乘昏霧之間。假風潮之順。襲至（迄今更為可慮）舟山海大而哨船不多。豈能必禦之乎。愚以為定海

乃寧紹之門戶。舟山又定海之外蔽也。必復修其舊制而後可。

浙直福兵船會哨論　　會哨防範

浙東地形與福建連壤。浙西地形與蘇松連壤。利害安危各有輔車相依之勢。故初制責浙江巡撫總督浙直福分哨各官。互爲聲援而不許自分彼已。畫地有限。責任相聯。此廟謨之所以爲善。而海防之所以爲固也。愚考海中山沙。南起舟山。北至崇明。或斷或陰沙泥淖易于膠舟雖兵艄最輕便未免有閣淺續暗沙連伏。易于閣淺。賊舟大者。不能東西亂渡。如

遇東北風也必由下八陳錢馬蹟等山以犯浙江而之失何物島夷亦知海道必奸人啟之也所以遏番之禁不可不嚴流突乎蘇松如遇正東風也必由茶山西行以犯淮揚而流突乎常鎮如遇正北風也必由琉球以犯福建而流突乎溫台三途窵遠瞭望難及須總兵官撥不難于撥撥單恐各哨彼此觀望耳遊兵把總領哨千百戶等船往來會哨其在浙江也南則沈家門兵船哨至福建之烽火門而與小埕兵船相會北則馬墓兵船哨至蘇州洋之洋山而與竹箔沙兵船相會其在蘇松也南則竹箔沙兵船哨至洋山而與浙江之馬墓兵船相會北則營前沙兵船

哨至茶山而與江北之兵船相會。諸哨絡繹。連如長蛇。羣力合併。齊如扛鼎。南北夾擊。彼此不容。豈惟逐寇船于一時。殆將靖寇患于無窮矣。

蘇州水陸守禦論

蘇松水陸守禦

吳淞口與黃浦交會處

蘇州爲畿輔望郡。濵于大海。自吳淞江口以南。黃浦（爲衝要比來總兵移鎮于此）以東。海壖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運道。往因不能禦之于海。致倭深入。二府一州九縣之地。無不創殘。其禍慘矣。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匯（川沙南匯等堡所恐沿海之道守禦不可少弛）。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爲巢窟者。各

設陸兵把總以屯守之而金山界于柘林乍浦之間尤爲直浙要衝特設總兵以爲陸兵之統領又于其中添建游兵把總一員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衞松江而西援乍浦也至于蘇州之沿海而多港口

此三路亦衝劇近來陸防嚴密聊以即安

者則自嘉定之吳淞所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者各設水陸把總以堵截之而崇明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特設參將以爲水兵

自添將駐金山水陸提調多所更易迄今海洋

之領袖又于其中添置游兵把總二員分駐竹冶營

弗靖行不可勝窮者矣

前二沙往來會哨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內

外夷持。水陸兼備。上之可以禦賊于外洋。下之可以巡塘而拒守。亦既精且密矣。但調募客兵。不如調土著之兵。可調習而有常。官造戰船。不如顧民間造私船。反堅久而省費。是在當事者酌行之而已。

江北設險方畧論

江北設險

淮揚二郡。介于江淮之間。東瀕大海。賊舟出沒。三面隄防爲難。

緊要重地設衛不妨過于綢密

國初備禦之制。淮安設衛二。內屬所五。外屬所五。揚州設衛三。內屬所十四。外屬所三。復建兵府。雖職司轉漕。實示控扼之勢。蓋南北之咽喉。非

他郡比也。愚考其地形。起自東南蓼角嘴。以抵姚家
蕩。綿延三四百里。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腹內。不
爲要害。要害之地。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裏河鎮
（通州狼山以東及北乃大海洋一望無際倭船從此入犯甚便沿邊備禦之策不容緩矣）
也。餘東餘西等場也。蓼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閘港
也。廟灣劉庄金沙場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場。出入
至近。逼近揚州也。曰北海所。從以通新閘港。且有鹽
艘聚泊也。曰廟灣。其爲巨鎮。而通大海戶也。當事者
須設把總三人。一駐新港。一駐北海。一駐廟灣。更用
陸路遊擊一員。駐劄海安。則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

門之入而西可以捍衛揚州矣。

江淮要害論

江淮要害

天下之水。在北莫大于河。在南莫大于江。常鎮淮揚此第一衝要之處非豪傑任事之臣設方畧扞衞之不可當江河入海之際。雖極大艟艦。皆可乘潮而入。近歲倭寇。佯言分劫。其心之狡。實欲自長江以趨留都。自淮河以窺中原。而終不敢深入者。由四府之防禦堅也。必水陸常會哨互援。蒼福諸船順流以遏賊烽。或出賊後。賊若登岸。則以團練之兵禦之。此常勝之形此不過嘯聚烏合之寇所在殺掠耳若禦以簡練之兵自無生還之理矣奚但防哉也。四郡無患。則中原留都。可以高枕而臥矣。

山東預備論

山東海防

倭患之作。嶺嶠以北。達于淮揚。靡不受害。而山東獨不之及者。豈其無意于此哉。亦以山東之民。便于鞍馬而不便于舟楫。無過番下海之人。爲之嚮導接濟（邇年登萊人過番者亦未爲少）焉耳。然邇年青徐之兵。多爲所據。安知其中無識海道而句引者乎。愚觀山東諸郡。民性强悍。樂于戰鬭。倭之短兵。不足以當其長鎗勁弩。倭之步戰。不足以當其方軏列騎。萬一至此。是自喪其元也。所虞者登（二郡與閩之福寧州俱發扞禦）萊突出海中。三面受敵。難于隄備。 國朝專設備倭

都指揮一員。巡海副使一員。分駐二郡。衛所森嚴。墩堡周備。承平日久。不無廢弛。申明振厲。庶幾其無患乎。雖然倭船至岸而後禦之亦末矣。孰若立水寨。置巡船。制寇于海洋山沙。策之上也。嘗聞宋以前日本入貢。自新羅以趨山東。今若入寇。必由此路。但登萊之海。危礁暗沙不可勝測。非諳練之至。則舟且不保。

頻有此以少遏賊鋒

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篙

候共必泊處

旱門。劉公芝界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

出沒兵擊之何如

而我之所當伺焉者也。若白蓬頭槐子口橋雞鳴嶼

夫人嶼金嘴石倉廟淺灘亂礁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遠焉者也必嚴出洋之令勤會哨之期交牌信驗習熟有素則將來廟堂或修海運以備不虞之

成化壬辰以前多是海運因風濤之險時有所失後遂從開河

變亦大有賴焉獨禦寇云乎哉

遼東軍餉論

遼東軍餉

遼東古營并地也其背為沙漠花當吉列迷諸部落在焉其面為滄溟其餘氣為朝鮮　國朝設瀋陽遼陽三萬鐵嶺四衛統于開元以遏北狄之衝金復海

遼海屏翰森然國初經制則備如此

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以防島夷之入烽堠星列營

羅碁布。東北藩籬。可謂固矣。洪武間。倭寇嘗以玩南方之心。而玩遼東。遼東之人。以禦北狄之法而禦倭寇。斬滅無遺。海氛蕩熄。劉江金線島之捷是已。二百餘年。（弘治十七年雖經由遼海未及登岸）邊備如故。獨萬曆二十年倭破朝鮮。覬覦遼左天津。所謀更逆。今數年尚屯兵駐拒釜山西生浦未歸。 朝廷下明詔敕諭戒防。但所虞者。以地方千有餘里。（遼陽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至旅順海口北至開元城一千七十里）衛所軍旅。凡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除新募應援兵不計。區區止藉山海關一路餽餉。我 朝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又自京師達于遼陽。飛輓不

繼。邊卒輒叫呶待哺。甚至凶荒。士卒相食。萬一難守。交乘之勢委實難支根本之地所當計之早也密邇畿輔。倭寇之入兼以虜騎乘間。何以禦之。此其患。不在兵之不強。而在食之不足。食足則兵強。兵強則守固矣。邇者登萊運米達遼甚便。惜其不多旋復止。愚謂　國初軍屯商中之制。至爲精當。而大壞極敝。司國計者。當深念而亟圖之。不當專責之幕帥而已也。

日本考畧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去中土甚遠。隔大海依山島爲國邑。

其地東高西下。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九州居西爲首。陸奧居東爲尾。山城居中。其國君以王爲姓。歷世不易。漢時來朝者。三十餘國。歷東漢魏晉宋隋皆入貢。唐咸亨初。更號日本。 國初洪武四年。遣使臣朝貢。永樂以來。國王嗣立。皆受本 朝冊封。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之國百餘。 國初十年一貢。由浙寧波。達于京師。其人兇狡無信。洪武中數爲邊患。沿海設備倭以待之。嘉靖初自宋素卿之亂。始絕貢路矣。三十二年挾忿深入畿甸。所過刼焚。雖費

朝廷百萬殲削之。然亦無大志也。萬曆二十年關白以華人篡奪山城君。併吞海外六十六島。大舉入寇、攻破朝鮮。擄王子陪臣。留兵屯駐釜山西生浦。詭詞以要中朝封貢。其實寓窺伺遼左天津之意焉。幸賴天子聖明。敕諭禁許。萬里海防。壹戒謹備。今考其入寇之路。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因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

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嶴壁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若在大洋。而風欻東南也。則犯淮揚。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

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若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于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權。若倭得而主之。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存乎其間。倭安得而主之哉。今欲禦倭。當取法于梅林公。星布水寨。截其往來。多延智士間其所親。時出哨洋橈其登岸。厚賞將士鼓其敢勇。倭縱狡悍必不能持久衆少以自老其師。成擒必矣。

終